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vertical, torn-edge style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a woman's face is depicted with warm, golden-brown tones. Her eyes are large and expressive, looking slightly upwards. A dark, textured, purple-blue mask or veil covers the lower half of her face, including her mouth and nose. Below the mask, a man's face is visible in a similar purple-blue, textured style, looking upwards. The background is a gradient of dark red and brown. The title '残梦初醒'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on the right side. The author's name '范静彪子 著' is written in smaller white characters below the title.

残梦初醒

范静
彪子
著

I 247.5

537

83533



200090338

残梦初醒

范
彤
静
子
著

北
岳
文
艺
出
版
社

(晋)新登字2号

残 梦 初 醒

范彪 静子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沁源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75 字数:232千字
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7--5378--0862--7

I.840 定价:5.50元

引 子

05/12/08

曹三柱回乡来了，是在公元一九八六年的秋天，距他离开家乡已有四十二年。

他回乡的第一件事就是通过当地政府的批准与支持，将父亲曹化龙的尸骨从驰名中外的映州佛寺释迦木塔底层的地宫中取出，作了安葬。当年驰骋于塞外的曹军司令曹化龙的死与厝置，本来就是众说不一的秘密，四十二年后的今天，经他儿子这么一安葬，对曹化龙的传说，又延续了一层真实而神秘的色彩。

乡人对曹三柱的印象是除了乡音未改和那带点凶悍的相貌外，再看不到任何一点曹化龙的影子。尽人皆知曹化龙是又瘦又小的个头，而他却是五大三粗的彪形大汉，五十七岁年纪，身体仍那么魁梧。他家祖宗三代都是高大汉子，为啥唯独曹化龙是小个子里边的小个子呢？莫非真的是被他天生的那颗豹子胆压得长不高了……

从部队到地方，曹三柱可真是背了几十年家庭问题的包袱。除了不断承受外调人员的压力外，每逢来了政治运动，他就是当然的重点斗争对象，在群众会上三番五次交待父亲的反动历史，无论调到哪个单位也休想摆脱这个必须的程序。但是由于他老子的历史过于离奇，往往将清算他老子罪

恶的斗争会，演变成了描述生动传奇故事的说书场，所不同的是必须伴随着群众惊天动地的诈唬声、训斥声和喊口号声。曹三柱的脑细胞里毕竟承袭着父亲那种透视与应急人世变幻的精灵鬼气，他早已悟出群众既要表示出各自的政治立场，又想满足猎奇，只是心照不宣而已。于是他一点也不着慌，在呐喊声的掩盖下，“交待”得更为上劲，还不断加一句“我继续往下交待曹化龙的罪恶。”

他回乡以后，因为整个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再不要他交待父亲的历史了。同时，塞外老一辈的人大都听说过曹化龙其人，雁北十三县更是一代传一代的家喻户晓，根根底底比他当儿子的还要知道得多。乡亲们自然是说这个故事的权威，正如梁山人说《水浒》和淄川人说《聊斋》一样。群众已经给曹化龙盖棺论定，有的以北传北，有的大加演绎，而且说得都十分肯定和武断。不管你曹家的后代怎么想，反正群众已经给曹化龙写下了一部既有丑恶又有赞美的家史话本。尤其其他一向忌讳说出那个隐私事件，家乡人传得更为普遍。谁家大人教训儿子不孝的时候，总是如此骂道：“把你个灰鬼，简直象是曹化龙转生的，长大了还敢活埋老子哩！”

一天，有个外村行乞的老汉来到曹三柱门上打着竹板说莲花落，数说的正是曹化龙为非作歹、活埋老子、打家劫舍当汉奸的段子。当人们告诉他，这就是曹化龙的儿子家时，老汉“叭”的一声捏了板，难为情地转身要走。曹三柱拿着三颗鸡蛋两盒香烟出来给了莲花落老汉，说：“不怪您儿，我老子的历史四十多年也没说清，说的人多了，年长了，也许就能说清楚。这也不是捂着盖着的事，您儿尽管说好啦。”

这老汉旋即又打响了竹板，转口说了一段曹化龙扣压日本顾问大羽、水磨村大战的抗日故事，把曹化龙描述成个英勇抗战的民族英雄。数落得更加流畅、生动，而且同样是尽人皆知的真情实事。

曹三柱在外地是医务工作者，回到家乡还能给群众看看病，有时也接待来访者，有一些史志编纂人员也少不了要向他查访曹化龙的史实，他都乐于接谈。有时，乡亲们拉闲话说，你爹要早参加了八路军，活到现在，至少也是个军级干部。三柱心想，我老子现有的历史已经足够我应付的了，哪里还敢再假设？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曹化龙即便是八路军的一个大头兵，也是个出色的传奇人物。

兴许可以这样说：对曹化龙这个人物的看法，也是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变，这部纪实性小说，就是根据群众传说了多年的故事写成的。既是小说，寻根倒也无妨，对证大可不必，因为它并没有为谁树碑立传。

目

录

引 子		(1)
第 一 章	曹化龙出世.....	(1)
第 二 章	特殊校长.....	(7)
第 三 章	赌场上的二爷.....	(16)
第 四 章	新婚之夜.....	(29)
第 五 章	我比最高标价多一元.....	(34)
第 六 章	浪迹军旅.....	(43)
第 七 章	抓不住的通缉犯.....	(56)
第 八 章	再混国民军.....	(65)
第 九 章	父子仇.....	(71)
第一〇章	起解也风流.....	(80)
第一一章	咆哮公堂.....	(85)
第一二章	炸狱.....	(90)
第一三章	活埋老子.....	(97)
第一四章	揭竿而起.....	(103)
第一五章	挟日自壮.....	(115)
第一六章	约法三年.....	(126)

第一七章	一代名花兰凤仙(一).....	(15)
第一八章	一代名花兰凤仙(二).....	(146)
第一九章	放长线	(153)
第二〇章	钓大鱼	(162)
第二一章	兄弟聚会	(169)
第二二章	试试咱这副傲骨	(176)
第二三章	交换人质	(187)
第二四章	炕头话别三女人	(199)
第二五章	孤军奋战	(207)
第二六章	兵败南山.....	(216)
第二七章	流亡生涯	(225)
第二八章	商女更知亡国恨	(234)
第二九章	东山再起	(248)
第三〇章	惊险的征途	(255)
第三一章	收复映州	(265)
第三二章	城垣里的一夜	(274)
第三三章	肖 关	(284)
第三四章	传外轶事(一).....	(293)
第三五章	了却这桩风流缘	(305)
第三六章	传外轶事(二).....	(313)
第三七章	最后一晚餐.....	(322)
第三八章	残梦初醒.....	(332)

第一章 曹化龙出世

算不上是寻恨，只需翻一页上代。

曹三柱的爷爷就是当地的强人，甚至是恶人。他虽然也有个堂堂正正的名字叫曹正富，可村里人很早就给他起了个曹棍子的绰号。也不知道是将他养公畜配种成天耍弄的那个称为驴鞭马鞭的生殖器形象化了，还是因为他霸道乡里赛如恶棍而命名，反正映州所认识他的人都叫他曹棍子。连县里登记的乡民注册簿上也是写着这个名字。

公元一九〇二年腊月的这天晌午，曹棍子骑着他的良种马从恒山县黄芪老财家配完种回来，半路上突兀地发现一只豹子拦住了路，眼里放出了两道寒光正向他射来。曹棍子虽以养公种驴、马配种为业，打猎也是他的一大嗜好，每逢外出总要带上他那支预先装好火药的上等猎枪，在野地里碰见个兔子或山鸡什么的，自然不会放过，有时还要绕进山里狩猎它一天半晌的。可是单人匹马遇见豹子这还是第一次。

他很懂得，豹子是最难打的凶残野兽，猎人都是围猎，没有单打的，一枪打不中，它就非扑上来伤人不可。此刻，他满可以避开豹子回马逃走。可他究竟是强人，一时性发，决定要冒这个险了。他先把马调回头去，扭过身来瞄准豹子，万一没打中要害，还能拍马甩掉豹子的追扑。他也顾不

得想跨下的坐骑已是连续两次被操纵交媾放出精的空乏之驱，猛然“砰”的一声开了枪，疾速拍马而跑。然后回头偷眼一看，豹子追了几步终于倒下，他又勒马回去装火药补了一枪，才下马走近豹子跟前。正好有两个行人走来，帮他把带着体温的死豹子驮在马背，踏上了归途。

他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强的人了。

掌灯时分，曹棍子进了他家的大门院，赶车的伙计迎上来接马时，昏暗中看见这只金钱豹，吓得倒退了一步。曹棍子哈哈大笑：

“看把你吓的，我在路上打死的。”

“东家这可是双喜临门了。内掌柜又给您儿生了个小子，我给您儿道喜啦。”雁北人对对方尊称时，在您字后边还要带个儿字的音。

“啥时生的？”

“后晌我出去请来接生婆，黄昏来那阵就听见了娃儿的哭声。”

曹棍子掐算正是他打死豹子的时辰，兴奋地大喊起来：

“莫非是豹子投生？不不，俺娃娃是太子，就叫他曹太子吧。打酒去？咱俩好好喝一顿。”

多年来，曹三柱总是听到他老子是豹子转生或是吃了豹子胆等传说。这当然是种想象的神话，可他老子胆大奇勇，却是有口皆碑的。这个刚出生才三斤重的小太子，竟是二十七年后活埋了他老子的曹军司令曹化龙。

曹棍子自从单人匹马打死豹子以后，更加目中无人，成了乡里的一霸，那真是得理不让人，无理搅三分。几年前就因他敢把本村占地四顷、开买卖三处的大财主捆绑着游了街

而令人着怕，公元一九〇三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他竟纠集一伙乡民借故把县衙催收税银的一个吏员赶跑。从此，更名扬四乡。许多年以后，曹化龙曾在背后笑话过他老子：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光在本乡地面作反算啥本事！

本乡的地主们也早想用恶人除恶人的办法除掉这个曹棍子，花钱买通了本村的屠夫老曹，叫他伺机下手。那是曹太子五岁的时候，曹棍子的大女儿出聘的日子改了期，正巧把准备好的十桌酒席转卖给曹屠夫。年根腊月，曹棍子上门收债，曹屠夫没等他开口就满承满应说：“明天一准送上门去。”第二天打早，曹棍子刚穿起新缝的皮袄准备出门，听见曹屠夫在院门外高声喊：

“曹棍子出来收钱！”

曹棍子顾不得计较曹屠夫直呼他绰号，应声跑了出来，看见曹屠夫手里拿着个沉甸甸的钱搭子，忙兜起皮袄前襟准备接钱。猛不防正好在挡着他视线的皮袄襟下的肚子上挨了一屠刀，他没来得及反抗就倒下，鲜血染红了内衣和雪白的新皮袄。

这一刀并没有捅在要害处，曹棍子没有死，只落了个在家养伤。他不让家里人洗涤那几件血衣，专门留作复仇的标志。曹屠夫呢，早从地主们手里得了一些钱逃到河西陕坝谋生去了。

曹棍子躺在屋里时间长了怪闷的慌，总想让小太子进来玩。这天，小太子手里摇着一颗小铜铃跑了进来，爹问他谁给买的小铜铃，小太子不吭声。他大姐进来说，街上来了个摆摊子的铜匠，小太子爱上了人家的铜铃，拿在手里耍了一阵，趁铜匠不注意，把铜铃偷偷装进旁边比他小两岁的智发

财衣兜里，打发他走开。铜匠发觉丢了个铜铃，向小太子要，他拍拍身上说我没拿，铜匠还摸了小太子身上，果然没有。随后小太子找见智发财，象变戏法儿似的从他身上掏出了铜铃，就这么得到了手。

曹棍子笑得伤口都疼了：“好灰猴，才五岁就有这么大鬼心眼，长大了谁还能斗得过你。”

小太子圆溜溜的大眼转向货架上那一堆血衣，又转向躺在炕上的爹。曹棍子心想，这笔血债就要靠你长大替老子讨还哩。他拉儿子的手，要他走近来，可这小太子就是不动。霎时，曹棍子赫然发现这孩子眼里带着一股凶光，这哪象五岁孩子的眼神呀！他不禁颤栗地撒开了手。

曹棍子养好伤以后，照旧逞强霸道。辛亥革命那年，有个在下社曹堡开杂货铺的五台商人，为避战乱，关了铺子，把货物全部寄存在当地一霸鼻棍子家，以求得保护。岂不知这商人打错了算盘，他刚一离开下社，曹棍子就把货物一齐吞掉，用这桩外财自己开了铺子。第二年地方平定，五台商人又来曹堡向他要货物恢复买卖时，曹棍子一翻脸说：“你那些东西齐被清军抢走了，我也跟着受了连累，正想叫你周济哩。”五台商人是哑叭吃黄连有苦难言，只好两手空空返回五台老家。

曹棍子发了外财，并不知足，还想跻身于乡绅之间混个地方官员。公元一九一二年建立民国，实行民众参政，各县要举行会议选举省议员。曹棍子自以为是村里富户了，也谋算在映州东南乡选区内插上一腿。这天，乡民们都聚集在下社丁堡庙内的时候，他才发现不对劲。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乡绅们互相间说说道道，根本没把他这个要叫驴玩公马的放在

眼里，当然不会提名叫他当候选人。曹棍子气愤不过，使了些小钱发动十几个游民，爬上大庙后院的魁星楼，朝着会场乱扔砖瓦石块，硬是把几百人打散。后来县上派来警佐和武装人员保护，才举行了第二次选举。

从此，曹棍子悟出个道道，要想出人头地，就得念书识字，那些绅士们不就是会谄几句诗文吗？我这辈子是不顶用了，儿子们可非要叫念书不行。大儿子不成器，只上了一年学就不念了，希望全寄托在二儿子身上。两年前他就把小太子送到了堡一个本族兄长曹秀才家念了私塾，请曹秀才按着他的心愿给小太子起了个大名叫曹化龙，指望他日后成龙变虎，光宗耀祖。可两年时间，他从没有过问曹化龙上学的事。乡里选举议员后的这天，他却迫不及待要到丁堡亲自安点一下曹秀才了。

他进到曹秀才家，二话没说，就从身上掏出二十块大洋“啪”一声扣在炕上：

“大哥，这是我给您儿教侄儿念书的辛苦钱。您儿教了几十年书，见过这么多白洋！”

曹秀才虽是个落第的穷念书人，可不嗜财如命，他把这堆现洋顺手推还到曹棍子跟前：

“我教书已得一份束修，凭啥再受你这么多银钱！”

“咋？我这钱不干净？我那曹化龙教不成才？”

“要说这娃娃念书，那是头一个。我教了一辈子书，还没有遇见过这般有灵气的娃娃。两年光景他就把论语、孟子和大学中庸背得滚瓜烂熟，眼下已经念至诗经了，一念就会，一讲就懂。可这娃娃秉性太野，三天两头和学生们打架，弄得学生们都怕他，实在难以管教，恐将来走不了正

道。”

“嗨！”曹棍子又把现洋硬塞进秀才手里，“啥的野不野，只要他给老子把书念好就行。打个架怕啥，这群娃儿都叫他打服，那不就再也打不起架来了！再说，你狠狠打他嘛，这灰猴是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

他放声大笑起来，脸上的横肉不停地颤抖着。

这真是秀才遇见了，有理说不清。曹秀才还能说什么呢，子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这么个野性娃儿，再配上这样横蛮的老子，咋能和子曰诗云拉扯在一起呀！趁机劝说：

“我看化龙念到这个程度也就满够用了，那些乡绅们也不过就有这些书底子。让他再学学算盘，能为你的铺子管管帐目就行，用不着再大的学问，现时也不兴科考了。”

“不！”曹棍子油然性起，大吼起来，“我要叫他上完天底下所有的高学堂。要彻底改换我这个睁眼瞎子的门庭！您儿说说，还有什么学堂？”

“新学堂我也说不清楚，听说是小学、中学和大学。”

“好！那就叫狗儿的一股气儿上完大学！”

曹秀才真不知该用什么话对答这个粗野的本家兄弟，只好苦笑一声拉倒。曹棍子离开老秀才，转身到下房瞅了一眼正摇头摆脑念书的二儿子和学生娃们，得意地笑着走了。

曹化龙倒是没有让他老子失望，下年又到王庄王举人家念了一段时间的古文，接着考入县城高小，毕业后又考上设在右玉县的省立第七中学，成为当时映州为数很少的中学生。

第二章 特殊校长

从曹三柱记事以来，就知道他老子还是个中学生。但在他接触父亲的年代里，除遇有重要文书是父亲亲自起草，并显露出他有深厚的古文基础外，平时那粗俗诙谐的言语和暴跳如雷的行为，一点也不存在曾受过中等教育的影子。然而迄今半个多世纪，家乡一带的老知识分子当中，一直传说着曹化龙大闹第七中学的轶闻。

公元一九二〇年，十七岁的曹化龙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省立七中。因映州籍的学生很少，曹化龙的老子是个配畜的低贱人，他本人长得又黑又瘦又小，财主家的子弟们自然看不起他。岂知曹化龙在映州城里上高小时，就因打架斗殴，老师们都主张开除他，校长王相偏偏看中了他过人的才智，采取了额外多加课程的办法压制他。这一来，当他高小毕业时，已将大部分中学课程学完，所以进了中学反倒觉得没啥新鲜东西可学，成天百无聊赖，在学生中寻衅滋事，为同乡师生打抱不平，学生们这才知道这个瘦猴儿并不好欺。

第二年的下学期，刚开学不久的一天中午，曹化龙独自到操场练了一阵单杠回到寝室，三年级第一班的一伙学生涌了进来。曹化龙一看大部分是当地的学生，每人手里都拿着棍棒，虎着脸向他靠近，门外也有学生呐喊着：“打这灰

猴！”曹化龙从来不懂得怯阵，“腾”地跳上大炕作好格斗的架势。他知道徒手对付这伙拿棍棒的人是要吃亏的，可要从炕上跳窗逃出，那就不算是我曹化龙！就在这一触即发之际，他机警的眼光一下就瞅准那一溜炕沿砖。有了！他一足把炕沿砖蹬活，顺手把长砖打碎，照准人头一连砸了过去。被击中的学生惨叫着抱头而窜，其余的人也一齐退了出去，一边高喊着：

“曹化龙打伤人啦！”

处于新旧学制交替年代的中学生，大部分在私塾中度过了童年，现在都已是年轻气盛的超学龄后生，他们很快围聚来酝酿成熟一场战斗。尽管都确信寝室内只有一个敌手，可有那三名受伤者的先例，使他们仍然如临大敌，气氛十分紧张。有人高喊着：

“曹化龙，快出来！”

室内没有响声，一伙自报奋勇的领头人，临时抓起木牌和铜盆当盾牌，冒险冲进寝室，但曹化龙不见了。

学生们正在议论这个神奇人物的去向时，猛然从房顶上飞下一阵瓦片，随着被击中者的惊叫，房顶上出现了曹化龙的喊声：

“爷在这儿，有种的来吧！”

人群排山倒海地退到远处，一齐向房顶上张望着这个侠客式的曹化龙。霎时间，除了映州的少数同乡外，所有出于气愤、报复、好奇、凑热闹等心理的学生，迅速被自治会的几个领头人按班级组织起来，向四面部署了投击位置。即刻，在东城角下这所中学开始了战斗，砖瓦石块一齐飞舞起来。房顶上虽然只有曹化龙一人，可瓦片象下冰雹似地打下

来，不断出现被击中的伤员。谁也没有发现，他是先向高空扔出一片瓦，用另一片瓦迅速瞄准击去，瓦片碰碎飞溅而下，好象有很多人一齐往下打。

事态迅速扩大，呐喊的声浪淹没了校长们的训令。此时此刻，任何人的干涉和阻止都无济于事。伤员不断增加，学校医务室的外伤药物和绷带全部用光，校医束手无策。

当指挥战斗的领头人发现他们投上房去的砖头石块竟能使曹化龙接在手里时，恍然悟到这样打下去只能以失败告终，于是让大家停止了攻击。

曹化龙站在屋脊上张开大嘴哈哈大笑，要是下面由我来指挥他们进攻，集中人在正面佯攻，其余三面偷偷架梯上人，把战斗移到房顶上，保准能以多胜少。可他们不懂得这样干，一股劲瞎往上投击，还不是白费劲儿？即刻他又想到要能把这几百学生武装起来，由我来指挥他们，照样能杀向社会混战一场。中国从古代的改朝换代到当今的国民革命，不就是为他妈的争夺天下吗？由此，他脑子里第一次捕捉住要武装率众的念头。

房下的临时指挥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有人主张继续攻打，有人主张放火烧房子，最后决定围困，直到曹化龙投降，然后交校方严加处理。

当他们决策这一切的时候，已经由藏在小树林里的丁少卿侦察到。这丁少卿是曹化龙的同乡，当年他爷爷领着他到本村曹秀才家上私塾的时候，曹化龙已经在这里念了两年书。爷爷悄悄告诫他说，曹堡村人的人性不好，对曹棍子家二小子更不敢招惹，免得受欺侮。可说来也巧，曹化龙虽然打架为王，偏偏没有欺凌过他。还教他念了几句诗经。后来